



鄒敦伶

56.3.12.生

台北市人

北市師專畢業

現職

北市國語實小教師

作品

信是有緣（小說集，林白版）

曾發表作品類型有童詩、童話、新詩、散文、小說、廣播劇本等，散見報章雜誌

## 風鈴叮噹

散文第一名 鄒敦伶

一串風鈴掛在簷下，不時輕輕的互相啃著。風來了，叮叮噹噹著實忙碌了好一會兒；風遠了，還窸窣窸窣兀自搖晃。他閉起眼睛，想像風在四周的流竄。

這些風，該是由南方的海面升起，橫過廣大的平原，越過低矮的丘陵，然後投向這靠海的盆地。他想到那陣剛和風鈴邂逅過的風，已經不再年輕，畢竟也是經歷了這般曲折才來。怪不得，剛才他彷彿聞到一陣稻香，必須是健康的秧苗，辛苦撐著的一串串結實稻穗。對風來說，在不太遠的哪裡，必定有一方值得惦念的青田。

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他就喜歡這樣靜靜的和風交談。只要閉起眼睛，風就毫不生澀的包圍著他，從每個毛孔滲進，直奔心田。有時讓他覺得溫暖，有時讓他覺得寒冷。最近幾年，他逐漸把觀風當作生活的一部分。夜深人靜時，他嫉妒風的灑脫，連接下來要去哪兒，也高傲的不吐露半句。

這是讓人羨慕的郊區大別墅，屋頂花園有張舒適的躺椅。入夜後，精心設計的仿古路燈格外醒目，是盛裝赴宴。抬頭望，有星星，有時有月亮，是另一種無聲的高貴。有一次，他想起一闕許久沒讀的詞，對著月亮吟誦：「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，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風歸去，惟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……」念完後，他發現自己眼角微濕。想嘲笑自己的無故生情，呵呵一笑竟全是真正的尷尬和淒涼，他訕訕的不曉得該不該安慰自己。而風，依舊徐徐的吹著。

風，總讓他想起一些幾乎忘記的事。

在他很小的時候，傍晚父親替他洗好澡，換上乾淨的衣服，把他抱到屋外。那時，他們全家住在一間租來的小房子，只有一個房間。他和父親在外，可以看見母親在帆布搭出來的半壁小廚房揮刀弄鏟，一陣陣煙味隨風四處飄散，煮飯的鐵鍋外圍總是黑的。母親一叫喚，父親就會把他從腿上移到椅子上單獨坐一會兒，趨向前接過一碗湯或一盤菜，再回來抱起他。有時他邁著不太穩的步子，也到母親面前要幫忙，母親會笑著遞過來一片青綠的菜葉讓他玩耍。傍晚，涼風，老式廚房的炭煙味，和父親那雙結實的手臂，總讓他湧起一股安定的幸福感受。

吃過飯，一家人都在外頭乘涼，母親用手輕拍他的背，父親呢呢喃喃的講些老舊的日本童話，不知不覺中他睡著了。現在想起，竟有種錯覺，彷彿那時拍他的，不全是母親的手，還有南台灣輕柔的夜風。

等到長大些，他才知道父親的浪漫不羈，不肯常久安於一件相同的職業，使得家裡一直隱藏著危機。在他還沒出生時，父親聽說山人缺衣服，投下大部分的積蓄買了幾百件舊衣。哪知這些質地雖好顏色不夠鮮艷的衣服，一件也沒賣出。母親經常在昏黃燈光下踩縫衣機，試圖把舊衣改成一家人合適的尺寸。父親卻用其中一件裙子的裡布替他做了一個風箏，那些舊衣用了好多年。

父親當過一陣子漁夫，曾讓他跟著出海，那種潑辣的海風撕痛了他，顛簸的船身害得他大聲尖叫。他看見父親用力一拉，一網大大小小的魚就灑落在他腳邊。

他一直以為捕魚生活是愜意的，直到那個颱風襲擊的午後，暴風完全失去了理性，走到哪兒就掀起一地的殘敗景象。他在旗津當兵，親眼看見港口外一艘舢板翻覆，極其渺小的在大海中浮沈，他才略微感受到父親那幾年擔著的風險。

父親離開海洋，投向當時最賺錢的建築業。父親常笑說怎樣把一擔擔的磚塊由一樓挑到七樓，嘴裡總有煙味酒味，臂上總有深深淺淺的刮痕。鷹架總得仰起頭才看得全，他很慶幸，那時父親沒有一腳踏空。

之後，父親總算有較安定的職業，不必像風兒四處流浪。租得幾塊田，開始當農夫。然而只收割幾季，就逢到稻價暴跌，倉庫都放不下了，田裡的又都還沒採收。父親在母親的堅持下參加一項考試，取得小學老師的資格，帶著他們來到北部。

他一直懷疑，父親只有開朗樂觀的容顏，沒有悲傷沮喪的時候，是用什麼克服那幾年的不順？慢慢的，他越長越高，超過了父親。一低頭，就看到那頂日益稀疏的頭顱。他在北部受了大部分的教育，是典型自視甚重的讀書人。看到父親為了增加收入，利用課餘幫人抄寫文件，往往覺得卑微得可憐。

母親較能適應逐漸緊張忙碌的生活步調，興高采烈的學做都市人。年紀越大，越顯得容光煥發，儼然一種掩不住的貴婦人氣質。父親在這幾年加速的蒼老，變得非常嘮叨。一件事不但要反反覆覆的說明，還要再三反問才放心，常常把他弄得很煩。大學聯考那一天，父親叮嚀了半小時還不讓他走，最後他忍不住罵了句衝出去叫計程車，留下錯愕的父親。他在計程車上想起遠遠被拋在後頭，父親牽機車發呆的模樣，離得越遠，反而越清晰。

他上大學那幾年，最怕父親跟同學見面。沒兩三句話，盡是些忠孝仁義的誨人道理，讓人覺得可笑和落伍。同學反

而覺得母親親切，打牌、彈吉他、郊遊都玩得起來。最常見的情況是，父親關在房裡，母親陪他和同學笑鬧。

當兵那年，父親從國小退休，終日清閒。母親加入清潔用品的直銷工作，反而更加忙碌，家裡常只剩父親看家。偶而他休假，父親會興匆匆的弄一桌東西給他吃，他怕極了這些味道不對、手藝不佳的東西。朋友打來的電話，父親總是無法清楚的轉述，常讓他聽了很氣憤。當父親怯怯的說：「不知道哪天有人打電話給你，我忘了他叫什麼，好像叫你到哪裡等他。」人物、事件、時間、地點，沒一樣明確的。他常為此向母親抱怨，和父親吵架，父親聽了仍笑呵呵不當回事似的。

父親生錯了，永遠比時代慢一步。全家人都覺得「一家之主」越來越遲鈍、礙事，連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，陽台變成父親的避難所。他找不到，問聲：「爸呢？」最常得到的答案是：「還不是在陽台吹風！」

有時他想好好的跟父親溝通，正經的教他一些事，父親卻像頑童一樣心不在焉。這些都讓他覺得生氣！

他要出國那一天，父親在陽台上睡著了。老花眼鏡掉了，手中的搖扇被枕在背後。這次一走，不是台北到高雄，而是越過大半個地球。他仔細瞧瞧熟睡中的父親，肚皮寬鬆，身上已經有許多贅肉。牙齒最近才去整修，已經蛀得非換假牙不可。那些幼時突起成一塊塊的肌肉，似乎全都被吹平了。是老了嗎？母親一點都看不出來呀！父親一翻身，口涎順著微張的嘴吧流出。哎，老了，他一直不願承認的事實。他原想說聲：「我走了。」看到父親熟睡，那一聲招呼終究沒打。睡過頭的父親，據說自責得很。

在國外那幾年，每當風起，便想家想得厲害。有一次半夜驚醒，千真萬確是種砂糖、嫩薑、醬油混合的味道，那是父親發明的一道點心，沾醬油吃的，他常常為這些夢境感到困惑。

母親的長信詳述家中瑣事，父親的信是三言兩句的古文，不外乎叫他學成歸國報效國家。薄薄的郵簡，一不小心就被風吹走了。他聽說父親用竹桿串成一個風鈴，眼前馬上浮現幼時能幹的父親。

終於父親的信冗長些，提到有個遠房堂弟從湖南老家到美國念書。那是他第一次聽到父親說大陸的家，說出比：「籍貫：湖南省永興縣」更多的資料。他還沒等到有關堂弟進一步的消息，就接到家中緊急的電話通知。他來不及回到家，心臟病突發的父親急救失敗，他只趕得上奔喪！靈堂中的父親，熟睡的姿態竟跟他要出國時一模一樣。如果那時他叫醒父親，那麼這次父親是否也不致於長睡不醒？

屋裡氾濫了大塊的白粗布，母親洗去脂粉，鎮定高貴。也許是父親迷糊的時間夠久了，過去了反倒讓人了卻一番心事，他在靈前並沒有染上太多的悲傷。一到陽台，涼椅還在，那串自製的風鈴撞擊，發出清亮的聲音。物是人非，反倒逼出他的眼淚。他把風鈴帶回美國，愛上了風，雖然總惹得他悲悲切切。

從母親口裡，他知道父親是流亡學生。祖父祖母早逝，跟隨軍隊到台灣。老兵不死，像是生命力極為堅韌的植物，岩縫裡、沙堆裡都能生存。在美國那幾年，他想起父親的逆來順受，從不發脾氣，不免聯想到自己也是客居他鄉，必須忍辱負重。

父親從友人那兒輾轉得到家鄉消息，正要進一步聯繫，卻戲劇性的畫上休止符。

甚至，他跟美國友人一道去了一趟大陸。帶著他們遊長江、上長城。那兒的風真大，一望無際的稻田、麥田，順著風的來去低頭翹首。大風助長了錢塘潮，打在岩壁上聲勢驚人。父親沒留下正確的地址，他走在永興的小路上，許多小孩躲在牆後，露出半個臉蛋看他們。他似乎在裡頭發現一個小小的男孩，是幼時的父親！這些小孩怕是沒什麼機會離開這兒吧？原本父親也不必那樣飄洋過海的，可以不必落得老死他鄉。

他回國後，工作一直很順利。娶妻、生子，生活越來越好。開放探親後，他陪母親遊廣西桂林。在途中他想到父親畢竟早死了幾年，早知道局勢會有這樣的演變，一定可以再熬幾年的。其實他心知肚明，父親早在退休時就死了，死於母親和自己對他的冷漠和不再依賴。不受重視的父親，自覺不再有價值，逐漸封閉自己邁向死亡。

現在，他偶而覺得眼睛模糊，看報紙時恨不得手長一截。他打高爾夫、打網球時不再矯健如昔。他的體重開始一丁點一丁點的增加，從孩子那兒，他有越來越多聽不懂的字眼。他常常在花園乘涼，一不小心就睡著。他總是懶洋洋的，很容易陷入沈思和回憶。這時他更能體會到父親面臨老境的心情。他有些抱歉，父親的死不全是他的錯，那時家人卻是真正的背棄了父親。那樣一個脆弱的老人，吐盡最後一口絲，卻還得不到丁點回報。午夜夢迴，他常汗顏，是什麼讓二十幾歲的他那樣殘忍？

風鈴叮噹，彷彿一個女子走過。柔弱的父親一直以母性的慈愛，對待他這個惟一的孩子。他現在全然能體會父親孤獨在陽台乘涼的心情，他在夢裡見到父親。有時是年輕的淘氣模樣，有時是年老的謙卑姿態，總伴隨一陣叮叮噹噹的配樂。

有時風鈴明明想停，可是風還不止呵！那叮噹聲，便夾雜了一些惋惜和無奈的意味。屋頂風大，卻吹不乾夢中的眼淚，一直溢到夢境之外。

評語：

主題正確，字裏行間流露父子的深情，真摯而動人。「養兒方知父母恩」，本文作了現身說法。委婉曲折，生動自然。